

原 療

店書活生



世界文庫

燎原

甲種每冊實價壹圓伍角
外埠酌加郵費

原著者

M. Gorky

譯者

羅稷南

主編者

鄭振鐸

發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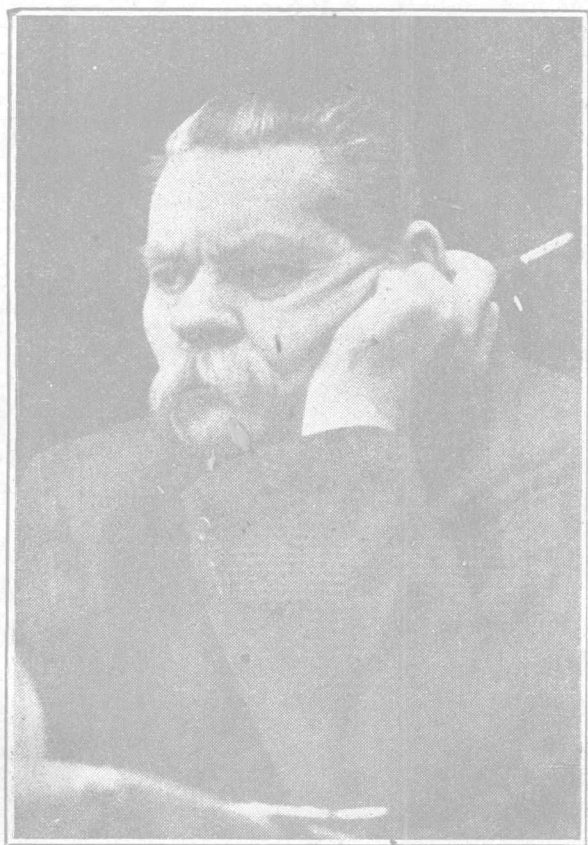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書店
上海福州路
第三八四號

印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七月初版



高爾基像

(M. Gorky)

一九三六年春

燎原

四十年間第三部

俄國·高爾基作

羅稷南譯

混合在莫斯科街道上的羣衆裏面，看過被害底革命者波滿的葬儀之後，克里·薩木金深爲激動地回家去了。

在家裏，他底女管家安弗梅夫娜正在那些房間裏奔忙着，顯然吃力地移動着她底沉重而衰朽底軀體。

「那麼他們已經埋葬了他了嗎？哦，好。」她含糊地咕嚕着，就消失在寢室裏了。一分鐘之後，薩木金聽見那老婦人底無色采底聲音在那裏說：「我不知道我要怎樣對付伊果。他什麼也不幹，祇是喝酒——可惜那沙皇底家族的，失落了他們手裏底韁繩。」

薩木金要了茶，關起他底書房門，傾聽着從窗子外面來了無數底脚步的踐踏和拖曳的響聲。這不停底嘈雜暗示有一部機器正在平整那石砌底步道，震撼着那家宅底牆壁，好像正在推廣那街道似的。他底住宅對面的那打破了底燈柱上沒有一點亮光。薩木金覺得好像這住宅已經離開了他底平常底地位。

「真幹起來了。」他想，閉起眼睛，就看見這幾個字好像他要寫的一篇論文的題目似的。他甚至還看見在這題目的末尾有一個驚嘆號，但是牠是彎曲底，看來有些像一個疑問號。那麼，這葬儀似乎是預示正常生活的恢復了。

他底倦怠底，不很舒服底思想常常被一些回憶所遮斷：米託羅夫諾夫，劉托夫，而尤其是妮可諾伐。

「她會告訴米託羅夫諾夫麼？」

他回想到睡在她旁邊的那種不舒服——因爲在那窄床上她佔據了太多地方。而且，也因爲，她那樣留心地把奶子塞進乳襟裏面的那習慣。

在街上那幾小時的散步正在開始發生效力，當安弗梅夫娜送進一杯茶來給他的時候，他已經睡熟了。他被他底妻發爾發拉驚醒了，她用全力拖着他底手腕，好像要把他拉到地板上去似的。

「起來聽見麼？他們已經在那大學附近開槍了——」

她穿着一件淺色底皮外衣，放散着寒冷和香料的氣味在空氣裏面。溶雪底點滴在她底外衣上發亮。她底手捏着她底喉嚨，她叫：

「真可怕！打死了許多人！一個男孩子——」

「一個男孩子？」薩木金重複。「但是，或者——」

「什麼「或者」？唉，糟了！」她叫喊着，用勁解着她底外衣上的一個鉤子。解脫了，她把那冷衣服拋在克里底膝頭上，又把她底帽子從她底頭上撕下來，於是激昂底地在房裏走來走去，歇斯特里底地怪叫：

「他們已經決定各處開鎗。這葬儀不真的——只要你自己想一想——總之，我們並不是住在法蘭西，是嗎？我們怎麼能够舉行這樣底示威呢？」

從餐室裏來了加莫夫底聲音：

「真是——瘋狂！」

「誰在開鎗？」薩木金質問，不相信底地。

「從那騎兵學校出來的。那些軍隊。斯推拉托諾夫說得不錯：這一次葬儀那些猶太人要付給大代價的。但是——我一點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！」她叫着，搖着她底帽子。「他們允許了牠，然後又開鎗打人！這是什麼意思？——你爲什麼不說話？」

她說着就跑開了，倖免了薩木金回答她的必要。

「她確乎是過甚其詞，」他思索着，同時，一坐下就聽見他底妻的突然迸發底絕叫：

「是啊，真駭人啊！真駭人啊！」

街上的脚步聲似乎加快了。覺得意氣沮喪，薩木金走進了餐室裏面。從這時起，在一個長久底時期，他底生活變成了一場連續底噩夢。在餐室裏，他碰見加莫夫，他底前任書記。眯着眼睛而且搖着頭，加莫夫不斷地用他底紅手去壓平他底頭髮，但是牠不肯停留在那裏，總是拖到他底面頰上來。

「全然瘋了，」他咬起牙齒咕噥着。他走到電話機前面，舉起聽筒，放在耳朵下面的腮邊。

「你知道，電話是不通的。」發爾發拉叫了。

「我不信——我不信德國人又在管理聖彼得堡，好像亞歷山大第三時代的三月一日以後似的。」加莫夫咕噥着，注視着那聽筒。

「不，我不願讓你到任何地方去，加莫夫！而且爲什麼你以爲他也會去到尼克次卡亞街呢？况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在那街上走着——」

魯伯沙蘇莫伐像一隻鳥似地飛進了餐室，她底格子花底呢衣拖在她後面的地板上。在她落下來的那一點上，她像一個瞎女人似地墜地撞在那棹子上。哮喘着，用拳頭拍打着，她開始以可驚底速度說起來了：

「圖洛波伊夫已經被殺了——受傷了，現在斯推拉次諾林蔭道的一個醫院裏。我們必須防衛我們自己——我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？我們必須組織臨時救護所死傷成堆了。看這裏，你們必須成立一個救護所當然要來一次叛亂——那些社會革命黨在下洛可洛夫紗廠——」

發爾發拉莽撞底地，辛辣底地提出一些問題來打斷她底話。安弗梅夫娜走進來了。並不說話，她就動手去脫魯伯沙底外衣。魯伯沙抵抗。她擺脫了她，叫道：

「去吧！我就要走了——唉，天哪，不要管我的！」

「這裏沒有救護所哩！」發爾發拉對着她底丈夫底耳朵悄聲說，溫柔底地。「並不爲什麼我不能——我不許——」

魯伯沙跳躍着，好像要跳上棹子去似的，叫罵着：

「戈金家已經組織了一個救護所，你必須去和劉托夫商量，克里。他有一間空屋子。並且他家是在這樣一個區域裏！這是絕對必要的！找他去，克里。立刻就去。」

「是的，克里，找他去，」發爾發拉勸勉底地重複說。魯伯沙怒吼：

「交還我底外衣來！」

「那麼你能够到什麼地方去，我想要知道？」安弗梅夫娜要求，說着一種奇怪底低音。但是魯伯沙，用一個肉團似底拳頭拍

着棹子，呵斥她：

「你懂得什麼！你是一——一條魚！阿克先戈金曾經被一些人用鎗追擊他。」

安弗梅夫娜引着魯伯沙出去了，然後發爾發拉又悄聲對她底丈夫說：

「你去叫劉托夫辦這件事。他是一個有地位的人。但是我們這裏——不，謝謝你！」

薩木金走去穿上他底外衣，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那臨時救護所是必要的，不過想借此離開這家宅，去整理他底思想。

二

他覺得被愚弄了，被欺騙了，不能相信他曾經聽見的那些事。然而某些事顯然已經發生了，那些事似乎是故意和他爲難。

「我們必須防衛我們自己——要來一次叛亂！」他自己複述着魯伯沙底叫囂，當他走進那一條街裏的時候。『白癡！』

責罵了魯伯沙之後，他自己發明這些狹窄而彎曲底街道是很適宜於防禦工事的。他又立刻悔恨地回憶到三個月以前，在總罷工的第一天，那些工人怎樣地用一種陌生者底眼光察看這城市；他忽然覺得在這龐大而動亂底城市裏他自己也是一個陌生者；不過幾小時之間莫斯科已經不是莫斯科了。一種冰冷底黑暗降落在牠上，把人們都關閉在他們底家宅裏，消滅了街上和窗裏的一切亮光。在一兩處地方有些黃色底光點，可憐地閃灼在窗玻璃的絨似底凝霜後面。尖刺底塵埃嬉戲地篩落在黑暗之中。這城市是虛幻底的，因爲在黑暗之中一切都是虛幻底，除了黑暗自身而外。

像一切在黑暗中的人一樣，薩木金緊張而不愉快底地意識到他自己底存在。人們一小羣一小羣地疾走着；有些似乎是知道他們底去處的，而有些是在迷惘地徘徊着。薩木金一次兩次注意到那些人轉入了一條街之後又立刻回來了。不由自主底地，他也作着同樣底事。他被大約五個人的一小羣追趕上了。其中有一個人正在吸煙，他底煙捲一閃一閃地發光，好像是他底步伐的節奏。一個婦人底聲音用感傷底語調問：

「真是嚴重期來了麼？」並且叫喊：「作點好事，把那煙捲丟了吧！」

一陣戰慄搖動了薩木金。他以爲今夜莫斯科比血底星期日的夜間的聖彼得堡更爲可怕。他緊張地尖起他底耳朵，期待着聽見那可紀念底來福鎗聲。他聽見一些抨擊底聲響，好像是門戶關閉的聲音；在遠方有些奇異底爆炸聲——好像是一棵樹

被凍裂了。似乎有人在鐵屋頂上走動；又有什麼東西劈拍地落了下來，好像一道木柵忽然崩倒了似的。徬徨在這些交錯底大街小巷裏，在黑暗正在更加急促地爆開牠底皮殼的聲響之中，薩木金思量着和劉托夫會晤的乏味，並且認定臨時救護所是一孩子氣底意見。

「我真是毫不思索地就出來了，」他反省着，放緩了他底脚步。這一次射擊很可能地或許是由於誤會。

然而，他記起了他也曾經匆促地把血底星期日的罪惡看作一種誤會。從心上排除了對於今天所有事件的一切猜測，他決定回家去了。阿連娜自然知道這一切，但是並無要去看她的意思。圖洛波伊夫底結局是活該的。嚴格地說，他是一個冒險家。這一類的結局總是自殺或犯罪，坐牢。他是那正在滅亡底階級的一個碎片。或許阿連娜還在和他相愛。有人說女人終身愛着她底第一個男子，不用她底肉體，而是用她底記憶。他轉進了一條巷裏。他剛走了幾步就聽見一種聲音：

「誰在那裏？」

在他前面跳起一個大漢，擦燃一枝火柴，照着薩木金底臉。他嚴厲地問：

「你住在這巷麼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你不能通過這裏。」

薩木金並沒有問爲什麼不能。在這巷子的深處人們正在低聲咕咕地嘮叨着，奔忙着，並且拖拉着什麼沉重底東西經過地面。

「學生當然。年輕底小狗們！」他想，帶着一個勉強底冷笑，急忙退走了，離開那穿着長外衣和戴着西北利亞大皮帽的人。這寒冷底黑暗，壓迫着身體，使人疲倦而且瞌睡。一些細小底思想盤據在他底心上，好像那腦筋也在爆開牠底皮殼似的。薩木金不能不覺得在那些重大事變的日子，他幾乎是常常借着這些細小底思想的力量才發現了他自己，這些微末底思想叢集在重大底印像上好像祝火的餘燼上的火星似的。

「這是藝術家的一個特點，」他告訴他自己。他豎起他底外衣的領子，把雙手深深地插在衣袋裏，走得更慢了。「藝術家確

是這樣思想着的，當他在那主要底印像上尋求着最特殊之點的時候。然而，這或許是防禦那無情底致命打擊的自我保存的情緒的一種特殊表現。」

他轉進他底那一條街道，幾乎撞在一小羣人上，他們堵塞在兩個隣接着底花園之間，其中一個急促底低聲說：

「爲信仰——爲沙皇——爲國家——」

薩木金只看見那些人的底背面和頸子。他急忙走過他們前面，但是那些快速底言語跟蹤在他後面，在凍結底寂靜裏響着：

「那些罷工者都是被猶太人收買了的——這是真的。而且那葬儀他們埋的是什麼？而且怎樣地埋葬他？克勒將軍去年並不會得到這樣葬儀，而他是一個英雄哩！」

「又是一個『教書先生』，」薩木金想，當他敏速地來到他底家門口而且環顧着的時候。

三

當他在餐室裏擦燃一枝火柴的時候，他看見他底妻合衣仰睡在客廳裏的那長沙發上，露着她底牙齒，一隻手壓在胸上，另一隻枕在頭下。

「劉托夫來過了，」她說，起來了，皺着眉頭。「他要你到那醫院去。阿連娜在那裏發瘋呢。天啊，我底頭好痛呀！全是些糟透了底事！」她忽然尖聲叫起來，頓着她底脚。「還有你，也是！夜裏跑出去——上帝才知道是什麼地方，當着這裏——你已經不是一個學生了——」

很神氣地脫掉她底罩衫，她拿起一枝燭出去了。

「你似乎忘記了是你要我出去的，」他把這句話向她底背後擲了去。他對他自己說：

「她糊塗得好像一個——」

他吞吃了那粗鄙底話，那黑暗中坐在那長沙發上，點起一枝煙，傾聽着那寂靜。又在一種痛苦底緊張底情調中他覺得被欺騙了，孤另另底地被判定來思索這一切。

「這是我底真實底效用麼？」他問他自己。「據拉馬克底學說，效用創造器官。倘若除去了生殖底本能人是什麼效用的器

「官呢在仇視理性這一點上託爾斯泰是對的。」

紙煙熄了。火柴失落在什麼地方。起了一個想要尋找牠的微弱而不成功底念頭之後，他開始脫掉靴子，決定不到寢室裏去。發爾發拉一定還在醒着，去聽她底蠢話是惡心底的。手裏拿着靴子，他記起了古圖索夫曾以完全相同底姿勢坐在這同一沙發上。

「自然，他現在又在什麼地方煽動熱情了——」他忽然覺得他底內面的一個膿瘡突然破裂了，那些毒汁的細小底寒流流遍了他底全身。

「他是對的！」他暗自吶喊。「讓熱情燃燒起來吧！把這一切都葬到地獄裏去——一切塞滿了顧慮週全底紳士們的小家宅和寓所，以及那些書蟲批評家挑剔家——」

「爲什麼你不到床上去呢？」發爾發拉嚴厲地質問，拿着一枝燭出現在門前，用手遮在眼睛上面窺看着他。「來吧，請你。我不好意思說，但是我害怕那男孩子——某醫生底兒子——他哼得真可怕——」

她穿着長寢衣，便帽，拖鞋，看來就好像像布斯奇底一幅漫畫。

「我不能理解你底行爲，」她說，當她走近那床邊的時候。「自然我知道你是不會喜歡這些事的，然而你還是——」

「閉住嘴！」他命令，聲音雖低而具有使她踉蹌後退的力量。「你竟敢和我談論這些事——我自己明白！」他說着，開始脫掉他底衣服。這是他在口頭上反叛他底妻的第一次，而這反叛使他高興了。

「你已經瘋了，」她含糊地說。他看見那一枝燭在她底手上抖顫着，並且看着她緩慢地拖着拖鞋離開了他。

「你懂得什麼？或者，明天就要開始流血，波格隆——」

她狼狽地，沉重地把她自己放在床上，用後背對着他。他也滅了燭，躺下，期待着她說些什麼，準備着告訴她更傷心底真實話。在房頂下面的黑暗之中，模糊不明底點和線正在慢慢地旋轉着。他等了一會之後，那安詳底言語才在夜的寂靜中響起來。

「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向我發脾氣。我並沒有製造革命。」他期望她再說。這些話太蠢了，不值得答覆。她被蓋拉到頭上，他也轉背對着她。

「叱責她是無用的，而且也愚蠢。對於另一些人是需要呵叱的，或者甚至於我自己就是的。」

他可憐着自己，他底思想越發迷亂起來了。他癡心發爾發拉在啜泣，在擤鼻子，這阻礙了他底睡眠。

「她或者在恨我吧。我也似乎快要恨我自己了。」

這思想使他覺得愈加可憐他自己了。

四

將近黎明的時候他睡着了。一醒來就回想到和他底妻的吵鬧，他趕快穿上衣服並且喝了茶之後，急忙出去了，因爲要逃避那必不可免底解釋。

「莫斯科是垂頭喪氣的，」他想，沿着這異樣沉靜底城市的林蔭道闊步着。時候是正午，而街上的人們是比較地稀少，又多半是些下等人。他們倦怠而且陰沉，一小羣一小羣地站在家門口或者三三五五地在街上游走着。學生並不出現；單獨底行人也很少。既看不見街車夫也看不見警察，但是各處顯然有惡魔在徬徨着，期待着事變的來臨。

昨夜他被阻止的那巷口上已經封鎖起來了，由於一輛沒有輪子底大車，一些箱子，一個墊褥，一個報紙架和一扇門。在這障礙物前面，有一隻空底士敏土桶，牠上面坐着一個紅鬍子底人，嘴裏啣着紙煙。一管來福槍直豎在他底兩個膝頭中間，他底裝束好像是要去打獵似的。這防禦工事後面有三個正在奔忙着，一個人把一塊厚木板用鐵絲繫在大車上；別底兩個正在從隣近底院子裏搬運着磚塊。這全般事體給與薩木金一個惡作劇的印象。

在彼得托洛維司基醫院的接待室裏，他遇見了劉托夫，亂蓬蓬底頭髮，迷惑着，眼睛裏冒着火，許多藍斑顯現在他底苦臉上。「呸！我早就要看你了！」劉托夫噁噁着，突然抓住薩木金。他把他拖進走廊裏，推他進一個凹壇裏面。「唔，他——死了，在十點三十七分。他受了許多苦痛。現在，你看，老朋友！」他乾啞地繼續說，差不多要爬到薩木金身上來了，直對着他底臉說：「阿運娜正在鬧意氣，硬要把他埋在維丁斯基墓地裏，全是糊說八道！不消說，維丁斯基是很遠的，見鬼而且，在這樣時候能够舉行什麼

葬儀呢？教士已經拒絕去。那白癡！他說這是被謀殺的，一件大罪過。罪過麼，你以為我問他。那些兵士開槍並非出他們底自願，而顯然是受了他們底長官的命令的。那裏，這就算是軍隊在防備那些發瘋底學生的自衛狀態之下的一種謀殺吧！劉托夫被他自己底話咽塞住了，開始嗆咳起來。了一通之後，他把一隻手放在薩木金底肩上，又繼續說。

「你試去勸勸她不要再提那墓地了，老朋友，你肯嗎？」

他底腿是抖顫的，他底膝頭是彎的；他底身體搖擺着。薩木金默默地聽他說，儘在揣測什麼事情把這傢伙弄到關節脫落。用肩頭把薩木金推在一邊，劉托夫就靠在牆上，敞開着他底兩隻臂膊。

「什麼事發生了，呢？他——他，真的！你知道我和他一同走着。在多格路科維斯基巷裏，一個社會革命黨，我相信，阻止了我。然後，突如其來——嗚嗚！這些狗他們看也不看他們打倒的是什麼人，或者有幾個。剛一打完就退回騎兵學校躲起來了。那麼，你去勸勸她吧，薩木金。我不能。而且，老夥計，這些事全是——出乎意外——我不明白。我想她已經有——馬加洛夫——對於她底靈魂——那裏，她來了！」他悄聲說，退進了那角落裏。

阿連娜從遠處沿着走廊慢慢地飄過來了。披着一件短外衣，一條圍巾，頭髮是亂蓬蓬的，她顯得不自然底地龐大。當她來到他們前面的時候，薩木金立刻明白要她改變意見是無望底的。她底面貌是木強底的，眼睛深陷在黑眶裏面，瞳孔閃射着憤怒底火光。

「終於有一個聰明人來到了，」她咬着牙齒低聲說。「你陪我到墓地去吧，克里。你呢，劉托夫，不去麼？克里和馬克洛夫去吧。你聽見嗎？」

劉托夫摸着他底小鬍子，順從地點點頭。

「我已經雇了六個人來抬棺材——」她說。忽然，頓着她底脚，用深沉底聲音說：「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一朵鮮花，這該死底豬！」

她走開了。劉托夫恨恨地搖着他底頭，悄聲說：

「你一聲都不響，薩木金。你這好像伙！我們怎麼能够讓她去呢？——啊呀！」

他墊着脚尖跟在她後面。

「我混進蠢事情裏面去了，」薩木金想，向四面看看。門悄然開了；幾個看護婦的白色形體正在急促地奔忙着；那些牆上發散着藥品的氣味；風正在推擠着窗玻璃。在走廊裏，馬加洛夫從一間病房裏冒出來了。解着他底制服上的細皮帶，他大有深意地看了薩木金一眼，說：

「你？」

馬加洛夫拉起他底手臂，把他帶到一間小黑房子裏，那裏有一面窗子，架上和櫃裏擱着無數底玻璃器。

「你可以在此地吸煙，」他特許，脫着他底制服。「他死得很勇敢沒有怨言，雖然腹部受傷是很痛的。」

他坐在棹子角上面，咯咯大笑：

「他告訴我：『只要我知道我是光榮地死去的我就滿足了。』這好像是從英國小說裏說出來的話。光榮地死去，什麼意思？每個人都光榮地死掉，但是活下去——那又是另一回事——」

薩木金吸着煙，傾聽着而且思索着：爲什麼這早熟底灰色人使他特別有點不愉快？

「好，薩木金，我們正在一次革命之中哩，唔？」馬加洛夫問，皺眉注視着他底正在冒煙底煙頭。

「顯然底地。」

「你喜歡麼？」

「革命是——悲劇，」克里回答，遲疑了一下之後。

「你沒有答覆我底問題。」

「悲劇並不使人喜歡。」

「你是一個布爾雪維克麼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」克里否認，而又立刻想到他回答得太匆忙。

「那麼你並不是一個革命黨，」馬加洛夫說，沉靜而又簡明底地。他說話的全般態度使薩木金覺得稀奇；在他底內面激起

了一種採取防禦姿勢的感想。

「革命黨就是布爾雪維克，」馬加洛夫仍然簡明地說。「他們硬幹——一直到頭撞在牆上。或者這是必須的。但是我並不以為我是喜歡他們的。我會經資助過他們而且——大概——會經隱藏過一些人和別底東西。你幫助過他們嗎？」

「偶然，」克里小心地回答。

「因為什麼爲了什麼？」

薩木金默默地一驚，覺得馬加洛夫底問題具有越更難堪底性質。這人繼續說：

「因為前衛並不是去克服而是被摧毀麼，像劉托夫說過的對敵軍首先加以攻擊然後——被摧毀了，是麼？這是不確的。第一，前衛不一定都被打毀——只有攻擊準備不妥當的時候；第二，牠無所顧忌地實施着攻擊。現在，薩木金，我底問題是這樣：我不需要內戰，但是我會經幫助而且似乎還要幫助那些發動內戰的人們。這是不對的。我不贊同他們而且不喜歡他們，然而似乎奇怪；我有點尊敬他們，而且甚至——」

他笑着，握響了他底手指，繼續說：

「你是一個精通政治底人，所以請你告訴我——」

門大開了，阿連娜進來了。薩木金把殘餘底紙煙拋在地板上，放心地舒了一口氣，同時馬加洛夫說：

「我們以後再談吧。」

「不一定，」閃過他底心裏；但是他並不說出這個，却代之以同意的點頭。

「談什麼？」阿連娜質問，用手揩着她底臉上的大滴底汗水。

「談政治，」馬加洛夫回答。「你頂好脫掉你底外衣。你要受涼哩。」

阿連娜坐在靠近門邊的一把椅子上，把椅上的一些書籍推落在地板上。

「真是我和你們不同道嗎，是嗎？」她問，看着那兩個男人。「我已經開始去理解政治。我也覺得要殺——我說，幾個——大臣。」

「你需要好好地睡一覺。」馬加洛夫含糊地說，並不看着她。她毫不遲疑地咬着牙齒繼續說：

「派我去幹這事吧，克里。我是好看的。他們會帶一個好看底女人去見大臣的，那麼我就——」

她伸出手來，握響她底手指，臉還是木強底的。馬加洛夫低着頭，又在點起一枝紙煙。薩木金微笑着問：

「你以為派人去殺的是我麼？」

「有人派他們去的。」她回答，高聲嘆息着。「好像他們都是些頭腦冷靜底人，而你是冷靜底的。」那一夜——她舉起手搖一搖——「我記得你告訴我哀戈的事，一個兵士怎樣去追殺他——你把各樣事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麼你底頭腦是冷靜底了。」

歇了一會，她用圍巾把頭包起，用更低底音聲好像是對她自己說似地：

「雖然那也或許是因為「恐怕是有兩隻大眼睛的」——牠們看得清楚，啊，你怎樣使我完全——」

他看了馬加洛夫一眼，停住了。然後她用低音繼續說：

「在亞台，在一個沉醉底夜間之後，我哭訴：「神呵，您爲什麼既賜予我美，而又把我拋棄在泥塘裏？」是的。我叫嚷過這一類底話。哀戈摟着我說——異常溫柔底地：「這真是一個人類底哀鳴！」他有時這樣地說着——好像有一個鬼躲藏在他內面似的——」

後來底話被開門的聲音淹沒了。

「好。」劉托夫說用一種頹喪底聲音。「各樣都預備好了。我們去吧。」

五

一點鐘以後，薩木金和劉托夫走在旁道上，同時，在馬路中間，阿連娜和馬加洛夫手挽手地走在一口棺材後面。跟着他們的是一個面目可憎底角色，或許是一個退伍軍人吧，鬍鬚長長底，他底沒有修剃底藍面頰就像一副絨毛底假面具。他底手裏拿着一枝粗實底手杖。在他旁邊闊步着一個高大底青年人，他底兩手都插在他底破短衣的袋子裏，彎曲着他底沒有帽子底鬚髮底頭；他底衣服的破片也是有趣底地，曲着的。他不斷地從牙齒縫裏吐口水在他底腳下。那棺材是由兩個穿短皮襖的農民急促